

指月

□赖永亮

那年中秋,奶奶还在。

院里的老桂花树开得热闹,香味很浓,像化不开的蜜。月光穿过茂密的枝叶泻到地上,在地面洒了一层碎银似的光辉。奶奶把竹编的凉床搬到桂花树下面去,又搬来一筐新收的花生、豆角等,让我坐在上面一边吃,一边听她讲故事。院坝的青石板被月光浸得温润,晚风卷着桂花香,漫过土墙老屋的檐角。

月亮刚升起时,圆得有些不真实。我仰头看了一会儿,突然伸出胖乎乎的小手指着那一轮明月大叫:“今晚这月亮又大又圆,像个大烧饼!”

话音刚落,奶奶的脸色就变了。她拉着我的手往下拽,声音里有一种我没听过的严厉:“不可以指月亮娘娘,会被割耳朵的!”

我害怕极了,赶紧朝着月亮作了个揖,并快速地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耳朵……

那晚,我辗转反侧,难以入眠,总觉得耳朵后面有些疼。第二天早上,一起床我就把手伸向了耳朵。摸到耳根和面颊相连的地方时,手不由得停住了。那里有一道很小的裂口,浅浅的,像月牙一样。

我“哇”的一声哭起来。奶奶跑过来,开始念叨:“哎呀,真的被割了?乖乖以后可别指月亮了!”从此以后,我便对奶奶的话深信不疑。

长大以后,我离开家乡,到城里读书。有一年秋天,耳朵后面又裂了一道小口子,干燥发痒,隐隐作痛,很难受,就去医院看了下。医生说没有大碍,开了一些药膏。

我记起了那道“月牙状伤口”,这才恍然大悟,原来这个裂缝是换季时皮肤干燥引起的,并不是月亮娘娘割的。

但是,我不想把真相告诉任何人。奶奶去世的那个秋天,我赶回家时,她的神志已经有些恍惚了。平日里常常认不清人,中秋节那天晚上,我把她扶到院子里,桂花树已经老得不大开花了。月光照在奶奶的白发上,仿佛一层薄薄的霜。她静静凝望月亮片刻,转过头来,像孩子一样伸出手指着圆月说:“你瞧,多么像一个烧饼呢!”

我赶紧握住她的手,轻轻地说:“奶奶,不可以指月亮,否则会被月亮割耳朵。”

她一愣,之后会心地笑了起来。

此时的月光似乎也变轻了,如同一声叹息落到了我和奶奶的身上。

去年中秋节的时候,儿子指着月亮叫道:“妈妈看,月亮上有一个大月饼呢!”我拉着他的手轻声地说:“不可以指月亮哟,会被割耳朵的。”孩子一愣,蹦蹦跳跳走开了。

月亮升高了很多。我把头低下来,轻轻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耳朵,依旧是滑溜溜的,没有裂缝。

可我知道,有一道口子已经永远地开在了那里。那道看不见的裂痕,藏着乡下流传的老话,藏着奶奶温柔的谎言。月光从那道口子流出来,一年又一年,流成了一条河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水晶月饼

□朱明荣

临泽镇的中街上有个天仙阁,是做月饼的。临泽人称天仙阁的月饼为“月亮饼”,因其玲珑剔透,如同一轮小满月,咬上一口,甜度恰到好处,清爽爽口,一点也不油腻。

做月饼的师傅姓李,头发已花白,却梳理得十分整齐。李师傅做月饼的手艺是祖传的,很啰唆很慢,一天也做不了多少个,但做得非常精致,每个月饼都像是一件小小的水晶摆件。

做水晶月饼要用上好的糯米粉和绵白糖。将它们倒入水中,揉成面团。揉好了,用湿布把面团盖起来,让它醒一醒。这样揉出的面团如棉花一般软,却有韧劲,擀的时候就不容易破。他将面团分成一个个小剂子。每一个剂子都得称一下,“一两一个,分量准了,蒸出的月饼才漂亮,个头都一样。”他说。

擀皮是有讲究的。先用手掌将剂子按成圆饼,然后慢慢地擀。擀皮时要转着圈擀,使得边缘薄,中间厚,这样就不易破。馅料是用豆沙和桂花糖做的。豆沙用的是本地红豆。做桂花糖必须用秋天的金桂花。

取一勺子豆沙,在豆沙的中间裹上一小勺桂花糖,放在面皮的中央,然后就像包包子那样把皮朝着中间捏一捏,捏出一个个褶子,放到木模子里面一压,再翻过来轻轻地一磕,月饼就做好了。上面印着“福”字,边缘有菊花或牡丹花纹,清清楚楚,就像是用刀刻上去的一样。

蒸月饼要用竹蒸笼,不能用金属的。水开了再把月饼放进去,蒸十分钟就好,时间长了皮会烂,时间短了皮没熟。刚蒸好的水晶月饼是透明的,能看见里面的豆沙馅。放凉了再吃,咬起来才有嚼劲。桂花的香混着豆沙的甜,在嘴里慢慢化开,不腻不齁,恰到好处。

四十多年前,我在镇上读高中。每次经过天仙阁,我都会停下脚步,隔着玻璃窗看李师傅做月饼。他动作舒缓,捏皮、填馅、压模,每一步都像是在打磨一件稀世珍宝,连呼吸都放得轻轻的,生怕惊扰了面团的醒发、馅料的融合。阳光从那老旧的木格窗里斜射进去,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洒下了一层温柔的光。白色的面粉,红红的豆沙,黄褐色的桂花糖,在光影之中交织,恍惚间,分不清是食物的颜色,还是时

间的底色。李师傅似乎并非在制作月饼,而是将水乡的温柔、祖传的匠心与时间,一点一点地揉进这方寸之间的香甜里。

高二那年中秋节的前一个月,我便开始暗暗准备。每天我都会少打一个菜,把节省出来的菜钱放到最贴身衬衣的口袋里,内心充满期待。我想让远在乡下的父母也品尝一下临泽独有的水晶月饼。中秋节放假,我一路奔跑,冲进天仙阁,说:“老师傅,给我一盒水晶月饼。”我的声音有点颤抖。

李师傅从柜台里拿出一个小小的油纸盒,用钳子夹了两块月饼放进去,又用红色的绳子系成了漂亮的蝴蝶结,将盒子捆好。“刚刚凉透的,正好吃。”我捧着盒子,坐了两个小时长途汽车,往家赶。一路颠簸中,月饼的香味从纸缝中钻出来,似箭的归心也变得甜蜜起来。

推开家门时,父母正在院子里剥玉米。见我回来了,母亲马上用围裙擦干手,迎上来把我的书包接过去,父亲笑着说道:“饿了吗?锅里的饭菜还是热的。”我急忙把月饼盒递过去:“你们尝尝这个吧,临泽的水晶月饼!”说着,我将盒子打开,两块月饼静静地躺在里面,上面印着嫦娥奔月的图案。

我拿了一块给母亲,把另一块小心翼翼地分成两半,递了一半给父亲。母亲捧着月饼,舍不得下口,只凑在鼻尖闻了又闻:“真香,还有桂花的味道。”父亲则拿着那半块月饼,指尖轻轻摩挲着上面的花纹:“你吃吧,家里头有,村东头商店买的。”

“那个也算月饼?”我有些急,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些,“这个不一样,是水晶月饼,临泽独有的,你们快吃!”

母亲和父亲对视了一眼,没再说话,默默把我分给父亲的那半块又分成了两份,小心翼翼地吃了起来。月饼的细屑掉在桌面上,母亲用指尖小心拣起来,放进嘴里。

也许是我刚才语气太急,母亲的眼睛有些红,似有泪光在灯影里闪烁。

屋内,月饼散发着桂花香气;窗外,圆圆的月亮高高挂在天上。这一幕就此留在了我少年时代的记忆深处。

(作者系江苏省散文学会会员)

最忆糍粑香

□刘茂平

儿时过中秋,都要吃糍粑,大人说吃了糍粑,就不睡午觉了。这个习俗不知始于何时,印象中每到中秋,父母都要打糍粑,那一抹纯正的糯米香,总是历久弥新。

中秋那天,鸡叫头遍母亲便起床,点亮油灯去灶房生火。做糍粑的酒米头晚上就浸泡好了,在老家,因为糯米是酿酒的原料,糯谷称酒谷,糯米叫酒米。蒸酒米用的木甑子放在水缸里浸泡一天,这样甑子木板间才不会漏气。母亲把甑子放进盛有水的铁锅,用筷子把酒米均匀赶进甑子,盖上盖子。灶膛里的火烧得很旺,铁锅里的水很快被烧开,水蒸气往甑子里冒,不一会工夫,盖子上面就冒出了白白的蒸汽,屋里散发着清新的米香。

甑子里的酒米是秋收的新米。每年,父亲特意辟出一块水田,专种酒谷,收成也不过一箩筐,却全是为中秋糍粑备用的。酒谷是高秆品种,产量低,最易在狂风暴雨中倒伏,父亲耐心地在稻行间绑上竹竿支撑。立秋过后,谷穗垂在竹竿上,沉甸甸,金灿灿,满是丰收的实感。收割时,父亲背着背篋,握着镰刀,轻轻割下谷穗,不让一粒谷子落进田里。他细细挑出几穗最饱满的,装进竹篓,盖好系紧,高高吊在屋檐下,防鼠雀偷吃,留足来年的种子。谷穗背到晒坝上,用连枷一遍遍脱粒,再用竹筛筛去稻草,把谷粒摊开接受阳光的炙烤。晒干的酒谷用风车吹净,装进麻袋存放在谷仓里。临近中秋,父亲挑着酒谷去几里外的打米房,那是唯一的打米房,打米的人排着队,柴油机冒

着黑烟,“哐哐”响不停,打米机便流出圆润洁白的酒米来。

中秋时节天亮得迟一些,乡间浸润着一层凉凉的薄雾,弥漫的炊烟夹杂着泥土与稻草的气息,树上的鸟鸣,院子里鸡鸭鹅、猪牛羊的叫声充溢晨间。酒米快要蒸熟了,母亲不时揭开盖子,往甑子里撒一些热水,酒米就会蒸得更软糯,热腾腾的蒸汽在母亲的双眉上凝成晶莹剔透的小水珠。蒸熟的酒米饭趁热倒进碓窝里,父亲双手攥着三支芦苇竹反复搅揉酒米饭,他说只有芦苇竹打出的糍粑才香。酒米饭被捣成了一团米泥,黏实又有弹性,糍粑便做好了,天这才大亮。母亲拿出一碗黑芝麻,用水淘洗后放入铁锅翻炒,黑芝麻“噼噼噼”炸响,起锅冷却后均匀撒在纸上,上面再盖一张纸,然后用玻璃瓶来回碾压,芝麻碾碎成芝麻面,装入土碗拌上白糖,制成糍粑配料。母亲把碓窝里的糍粑抓成一个个小团,放进每个人的碗里,添上一勺白糖和芝麻面,一家人欢喜地围坐一起吃糍粑,一口口香糯裹在舌尖,更粘在心底,余味悠长。

中秋节打糍粑、吃糍粑,在老家是再寻常不过的事,岁岁年年,如期而至。如今,儿女们各自生活在城里,有时在中秋节也会打糍粑,只是糯米已不是父亲亲手种的酒米,蒸锅替代了母亲的木甑子,碓窝早已荡然无存,就连芦苇竹也很难寻找,打出的糍粑自然吃不出老家的味道了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)

能懂的诗

中秋·团圆夜

□黄海子

去年中秋夜
我扶你坐在医院的花台沿
月亮
像墙头那盏路灯
你说
你想喝酒,就喝那么一两口
风把你的话
吹散了

今夜
虫鸣涨满了旷野
月光清冷且白
你的坟墓轮廓清晰
我坐在你的坟头——
二哥,我想喝酒
就喝那么一两口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把秋雨寄回家

□吴吉财

故乡的月
悬在尚未圆夜的夜色里

我把小城的秋雨寄回家
雨落窗台,恰好被你舀去浣衣

我望着那轮月
月亮看着你把寒衫洗

若饿了,便咬一口月亮充饥
(作者系石柱县作协会员)

金瓯无缺共婵娟

□姚代云

云汉转玉盘,
十五赏魄圆。
一轮秋影映九域,
清辉寒露凝人间。

丹绿绱缥缈,
桂香溢云天;
盛世华夏,
万家开颜。

凭栏处,
明月寄思念;
心系安邦亲人,
情注边陲烽烟。

迎黄沙,
千里戈壁彰赤胆;
踏冰霜,
皑皑雪域志如磐。

旌旗肃,
军威震宇寰;
丹心耀碧落,
擐甲持戈家国安。

岁月静好,
弦歌氤氲诗韵远;
三军铁血风采,
金瓯无缺共婵娟。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